



# 儒學： 學術、信仰和修養

## 國際學術研討會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CONFUCIANISM: SCHOLARSHIP,  
FAITH, AND SELF-CULTIVATION”

Introduction 會議簡介

Participant List 與會者名單

Programme 會議程序

Transportation 會議交通

### 主題演講

李明輝  
中央研究院

#### 現代學術與儒學的知識化問題

近年來中文學術界不時出現一種聲音，批判現代儒學知識化的趨勢。不少人強調：傳統儒學是一套生命的學問，而不只是一個知識系統；它是一套整體的學問，無法納入現代的學科分類之中。他們憂慮：在現代西方的學術體制中，傳統儒學會被割裂，並喪失其主體性。在有關「中國哲學的合法性（正當性）」之爭論中，不時冒出這種聲音。這種憂慮自有其道理，但亦有其盲點。因為傳統學術的專業化不僅是中國傳統，也是西方傳統（如西方神學）所要面對的問題。再者，現代學術體制的形成有其歷史背景，它固然有所遮蔽，亦有所開顯。傳統儒學納入現代學術體制而知識化，固然有所失，但亦有所得，因為它可以開啟它在現代社會的批判功能。

陳來  
北京大學/  
清華大學

#### 二十世紀的儒學研究及其意義

我們所說的二十世紀儒學的「學術研究」，包含有兩種基本意義，一是指對傳統儒學的學術研究，即把握儒學歷史發展演化的脈絡，梳理儒學理論體系的內部結構，清理儒學概念的意義及演變，研究儒學在不同時代與社會、制度的聯繫，澄清儒學的思想特質和價值方向等等。一是指儒家思想的理論建構與發展，即二十世紀面對時代、社會的變化、調整和挑戰，發展出符合時代處境的儒家思想的新的開展，開展出新的吸收了西方文化的儒家哲學，新的發揚民族精神的儒家哲學，以及從儒家立場對世界和人類境況的普遍性問題給出指引的哲學。歷史研究與思想理論建構當然都是學術建設。有了歷史研究才能瞭解傳統思想及其發展的全體大用，有了思想建構才能結合時代使傳統有新的展開，儒家思想的傳承和發展才能有本而日新。



## ***Ruxue* between Scholarship, Faith, and Self-Cultivation: Some Desultory Historical and Methodological Reflections**

The first half of this paper is an historical reflection on the fact that over the past century in China, academic scholarship on *ruxue* has flourished and self-cultivation has all but disappeared. It recapitulates the consequences that academic institutionalization has had for *ruxue*; reviews some contemporary assessments of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professionalization and systematization of *ruxue*; and notes concerns about the pressure that has been brought to distinguish between “the philosophical” and “the religious” as well as concerns about whether “religion” is an appropriate framework for discussing *ruxue*.

This section of the paper concludes with a response to Kwong-loi Shun’s recent critical observation that viewing Chinese though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Western philosophical conceptions does not do full justice to the insights into the ethical experiences of human beings that are conveyed through concepts distinctive of Chinese ethical traditions.

The second half of the paper covers two broad sets of issues. First, I draw attention to the fact that the resurgence of academic and intellectual interest in *ruxue* in recent decades has brought with it a welter of terms to distinguish different conceptions of *ruxue*. As such, I argue, before attempting to answer such questions as “What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romotion of Confucianism as a national cultural faith and the study of Confucianism as an academic discipline?” and “Should academia take up the role of promoting Confucianism as a national cultural faith or even the role of ‘life mentor’?”, it should be recognised that there is limited consensus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academic discourse about how *rujiao*, *ruxue*, and the *rujia* tradition should be distinguished. The second issue concerns the dangers of having the party-state in China becoming involved in promoting Confucianism as a national cultural faith. I draw on the lessons of Taiwan’s experience with the Chinese Cultural Renaissance Movement of the mid-1970s in which *ruxue* was conscripted by the Guomindang. I argue that the lessons learned there are just as relevant today in the case of Mainland China.

John Makeham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 **徘徊在學術、信仰和修養之間的儒學：一些散雜的歷史省察和方法論反思**

本文的前半部是對一項事實的歷史省察：中國歷經上一世紀，有關儒學（*ruxue*）的學院式研究成果是豐碩的，但本諸儒學修養（self-cultivation）的實踐卻跡近消失。我將概述學術體制化為儒學帶來的後果；考察當代學者對這種體制化、專業化和系統化之後果的若干評估；並點出人們的一些關注，包括對驅迫中國學者區別開「哲學的儒學」與「宗教的儒學」的情勢之關注，以及對於「宗教」是否探討儒學的適切框架之關注。本部分以回應信廣來 (Kwong-loi Shun) 的觀察作結論。信氏認為，中國倫理學傳統自有其特有的概念，若以西方哲學的角度來審視中國思想，實未能充分把握這些特有概念所傳達的對吾人道德經驗之洞見。

本文後半部涵蓋兩組課題。第一，我將表明，伴隨著近幾十年來儒學的學院和智性探究風氣的復甦，儒學的不同意含被一堆雜亂的詞項用來加以區別。依我看，在嘗試回答諸如「儒學作？民族文化的弘揚工作與學術研究是什麼關係？」以及「大學和大學教授是否應該、是否足以承擔民族文化載體和生命導師的功能？」一類的問題之前，我們應當承認，在當代中國的學術語境中，關於「儒教」（*rujiao*）、「儒學」（*ruxue*）和「儒家」（*rujia*）的合理區別，尚欠充分共識。

第二組課題所關心的是中共黨國介入推行儒家思想作為民族文化信仰這一趨勢所造成的危險。借鑑於儒學在台灣1970年代“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中所遭遇國民黨的政治利用，我認為這裏頭的教訓，正好適用於今日的中國大陸。

李豐楙  
中央研究院

### 鄉村之儒：儒家在禮儀實踐中的社會角色

在中國社會存在鄉村之儒，在思想的創發上雖不若大儒，但大儒在義理上的創見與儒學在社會底層的傳布，卻有賴長期固著於地方的「鄉村之儒」，此因其不必長年奔波在外，反而能在地方社會發揮其禮教功能。在此即選擇台灣迎王祭典為例，這種民間的信仰活動，儒家的禮生即是古祝之遺，在鄉村社會即以知書達禮的「讀冊（書）人」形象，所表現的約有三個層面：

1. 在王府內職掌全部的禮儀，祭祀王爺的祭禮，此即「空間佔有」。
2. 在人、神之間的中介者身分，使地方頭人需有賴於禮生之掌禮。
3. 在禮儀中進行「神道設教」，此種代巡信仰即是巡狩禮，進行道德教化。

從這種禮儀就可理解為何原儒重禮，而後儒為何編行家禮，就是維護其作為身分團體，能在地方社會長期維繫儒學的文化傳統。

### 儒學的宗教人文化與氣化

#### Religious Humanism- and Qi-Dimensions of Confucianism

徐復觀先生曾以「宗教人文化」一詞說明先秦儒家的宗教態度，即宗教祭祀中轉出的人類的道德主體性。無獨有偶，牟宗三與唐君毅兩位先生也各有「人文教」（牟）與「攝宗教於人文」（唐）的相近說法。然而三人的立場其實不盡相同，徐先生的人文化乃是以「內在性」來去除宗教的外在超越性，唐、牟的道德宗教則是以「即內在即超越」的另一種宗教定義而有別於外在超越。在這種對超越者近乎「理神論」的解讀下，儒家對祭祀活動乃以其倫理向度為依歸，至上的、具位格的外在超越者（天、帝）則轉化為理神論的表徵。然而祭祀活動所針對者並非只是至上神，其餘尚有山川社稷、祖先甚至怪亂妖異等通稱為「鬼神」者。在天帝與鬼神的祭祀活動中，人文性的倫理要求一直是儒家的宗教態度，這種態度到了儒學高度發展的理學階段有其更深入的繼承。在宋儒的理氣架構下，天理天道為理，鬼神為氣，二者有價值等級之分。對氣化鬼神的祭祀往往出於畏懼與工具的雙重考量，但在理學家的「人文化」的包圍、滲透甚至規範中，「氣化」的祭祀活動總是帶著人文化（倫理化）意涵。然而「宗教的人文化」也受益於「宗教的氣化」：如果缺乏價值次階的氣化傾向，鬼神之活動必然以更具感知性的能力而與俗世生活的一切「利益要求」結合得更為緊密。反過來說，一旦這種氣化現象達到極致，以致於過度降低靈明存有的感知性並因而喪失所有世俗的效益需求，也可能在某些方面破壞人文化本身（無祭祀則無人文）。換言之，儒學的「宗教人文化」與「宗教氣化」是一種平衡而互助的發展。

林維杰  
中央研究院

### 主體之位：唐君毅論哲學與教化的基礎

在當代新儒家中，唐君毅與牟宗三都強調哲學以「成教」為目的，在唐君毅中尤其凸顯文化意識與價值安排。從唐君毅的哲學方法來看，「超越反省」既是理論的、也是實踐的，同時，他以仁與感通可見天心為說，運用感通原則作為動態解說的根據，以此申論心靈境界以及價值安頓中的生命階序。唐君毅自覺地以主體哲學為主題，而此種主體同時涉及超越作用，而在各種境界中升降流轉。在根本上，主體的活動取決於自覺心的運作，但表現形式則需落實在文化領域上，亦即涉及家庭中孝友關係中的位、社會關係中的位（權位、德位、能位、勢位）、人在宇宙中的地位等等。本文嘗試從「位」的概念探索唐君毅的價值哲學核心，分析主體之位以及感通、境界的相關問題，說明哲學與教化之間的張力與融通。同時，本文也將納入列維納斯(Levinas)的主體哲學與主體之位的考慮，從比較的角度來審視唐君毅的哲學構想。

黃冠閔  
中央研究院



黃冠閔  
中央研究院

### 主體之位：唐君毅論哲學與教化的基礎

在當代新儒家中，唐君毅與牟宗三都強調哲學以「成教」為目的，在唐君毅中尤其凸顯文化意識與價值安排。從唐君毅的哲學方法來看，「超越反省」既是理論的、也是實踐的，同時，他以仁與感通可見天心為說，運用感通原則作為動態解說的根據，以此申論心靈境界以及價值安頓中的生命階序。唐君毅自覺地以主體哲學為主題，而此種主體同時涉及超越作用，而在各種境界中升降流轉。在根本上，主體的活動取決於自覺心的運作，但表現形式則需落實在文化領域上，亦即涉及家庭中孝友關係中的位、社會關係中的位（權位、德位、能位、勢位）、人在宇宙中的地位等等。本文嘗試從「位」的概念探索唐君毅的價值哲學核心，分析主體之位以及感通、境界的相關問題，說明哲學與教化之間的張力與融通。同時，本文也將納入列維納斯(Levinas)的主體哲學與主體之位的考慮，從比較的角度來審視唐君毅的哲學構想。

### 儒家道德實踐理論新詮

#### The Reinterpretation of Confucian Practical Theory on Morality

本文順著牟宗三先生所說的宋明儒學三系，分析此三系的工夫論要點，希望除了牟宗三先生所言各系的特色之外，加上若干進一步的詮釋。如在五峰龍山系補充胡五峰的圖教理論，及其圖教義的工夫；對劉龍山的慎獨說，則補充以龍山所說的「心即性即氣」所含的工夫論。對於朱子系與陸王系的異同，也希望透過康德的道德學理論，尋求二系的實踐工夫理論會通的可能性。康德的道德學有陸王心學的特徵，如言意志的自律是道德法則之源，及對自由的肯定等，此同於「心即理」之說。康德所說的實踐的工夫是以體認道德法則的無條件性來契入，以理作為客觀的實踐動力，又認為自由意志是設準，並非活動，故必須由尊敬法則的力量作為主觀的動力，此接近朱子的「主敬窮理」說。本文認為康德的道德實踐理論可以會通陸王，或可與程朱、陸王並立，這可說是另一種意義的三系說。

楊祖漢  
中央大學

### 對話與自得：以曾國藩日記為中心的探討

經典之經字的意含是指「經常之道」，在儒學「下學上達」的傳統，要如何體現經常之道，須在日常生活中涵養、操存。涵養、操存的功夫，涉及經典、身心、社會複雜的互動。「對話」雖是現代的術語，但相當能說明儒學修養操持的諸多面向。

師友之間有所「對話」，較易瞭解。其實閱讀經典，也是種對話。此外尚有自己和自己的對話，這種對話涉及身心，包含了自訟、自省。在所有的對話中，自我的對話，是最隱晦的，同時也是功夫最深刻，它與師友、經典的對話，也可以並行。一般而言，文集或註疏中較多與師友、經典的對話，而自我的對話較常出現在日記中。

宋朝以來儒家特別強調靜、敬等功夫，靜、敬有助於察覺對話內容，尤其自我對話時，有靜、敬的功夫可能無法察覺問題之所在。靜、敬涉及細密的功夫，日記的紀錄，較可能作細節的描述。

曾國藩雖非宗師級的理學大師，然而有寫日記的習慣，寫日記幾乎成為他「日新」的「儀式」，其日記有助於理解理學家自我昇華的細節，本文即擬於這方面略述所知。

### Dialogue and Self-acquisition : A Case Studies in Zeng Guo-fan's diary

Scriptures in Chinese means the frequently way, and study things on the lower level but understanding penetrates the higher level (下學上達) which will be the tradition of the Confucianism. Immersive nourishing (涵養), holding and preserving (操存) in daily life, will be the means to embody the frequently way. Immersive nourishing, holding and preserving through time, involve the complicated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scriptures and body-mind. Though dialogue is a modern terminology, it will effective to interpret the aspects of Confucianism's cultivating.

It is comparatively easy to understand that there are dialogue within instructs and friends. Actually reading the scriptures is another kind of dialogue. Furthermore, they may a dialogue in oneself, and this kind dialogue will involved body-mind, include to blame oneself and reflect. Self-dialogue is the veiled and profound practice, it could accomplish within the dialogue to friends, teachers and scriptures. In general, there are comparatively more dialogue with teachers, friends and scriptures in someone's collected works or in works of annotate the scriptures. And the self-dialogue comparatively appear in the diary.

Since Neo-Confucianism emphasized effective dialogue, that will based on tranquility (*ching* 靜) and mind-mastery (敬). Tranquility and mind-mastery could help someone understanding the contents of the dialogue. Besides, the training of tranquility and mind-mastery could be conscious of the problem when someone carries self-dialogue on. The record of diary could describe the details of it that will help us to know the self-training's fine and closely practice. Although Zeng Guo-fan is not a great master in Neo-Confucianism, he is used to write diary. To write diary become a ritual for his re-new life. Therefore his diary could help us to understand the Confucianism how to sublimation themselves. And that may be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to show it.

蔣義斌  
臺北大學

干春松  
中國人民大學

### 知識和信仰的分途：近代社會變革中儒學的宗教化和知識化的爭論

西方社會近代化的一個重要標誌便是知識和信仰的分離，也就是說科學和其他的知識形態逐漸脫離對於信仰的依附而獨立發展，並進一步形成不同的學科體系。而在西方文化進入之前，儒家在中國社會中既是一種信仰和知識的混合體，雖然，儒家作為一種「分散性」的宗教，其信仰特徵與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等典型的宗教形態有很大的不同，儒家的價值觀念傾向於世俗生活，佛教和道教則擔負來世等彼岸世界的安頓。

中國作為一個後發的現代化國家，在對應西方的衝擊，完成民族國家建構的過程中，需要一種堅強的價值支援，因此，儒家的改變便成為一個時代的要求。

作為一個19世紀末期「激烈」的改革派，康有為對儒家思想的重整具有典範性的意義。他對儒學的改造從兩個方向入手，一是教會化，二是知識化。當然，這兩者既互相配合，也互相矛盾。所謂教會化，也就是要按照基督教的教會的方式使儒家成為中國人精神生活的支柱。基於對西方基督教的活動方式的模仿，康有為認為，儒家要在不斷變革的社會中成為中國人的認同基礎，最好的方式是按照基督教的教會方式來傳播孔教。在辛亥革命之後，康有為甚至主張將孔教立為國教，來整合中國人的精神價值世界。傾向於世俗生活，崇尚理性的儒家，顯然難以擔負起超越性的使命，而且也違背儒家的基本精神。因此，孔教會自成立之後，雖然影響很大，但是對實際生活的影響甚微。康有為改革主張的另一重點就是改革科舉制度，建立現代教育體系。康有為認識到國家的強大，發展「物質之學」十分重要。道德教化由孔教主導，而學校則應以教授西方的科學為本。但是，同樣棘手的是在現代教育體系中如何容納經學的問題。現代學術主張價值中立，而經學的存在預設了儒家作為指導思想，因此其中的矛盾是明顯的。而經學在現代教育體系中的存在，最終卻是導致儒家被「知識化」，也就是它被分別歸入文學、歷史、哲學等不同的學科，而使之成為研究對象，而不再擔負價值主體的功能。

總而言之，康有為處心積慮的改革方案，對於儒家而言，卻是無力挽回其成為遊魂的命運。拋開社會歷史條件不談，就儒家本身而言，一方面因為過於理性化，而難以真正信仰化；另一方面又因為其價值特性而與現代科學難以相容。因此，康有為改革並沒有使儒學走出困境，反而促使儒家失去了屬於自己的存在式，而在現代性的潮流中無所適從。這構成了儒家在現代中國的真正困境，而我們至今仍在這個困境之中艱難探尋。

### 儒學的一以貫之之道：下學禮而上達天道——以朱子《小學》及其現代意義為中心的討論

#### The One Principle Which Links All Confucian Teachings—— Practicing the Rites to Get Enlightenment of the Reason of Heaven

儒家有一套修身的工夫——下學上達，是通過禮的具體實踐而上達天理，它是實現內聖外王的途徑，是儒家的一以貫之之道。朱子特別重視儒家的下學工夫，親自編撰《小學》書，俱備儒家修身大法。朱子認為小學，即童子之禮的修養是成聖之基，是大學不可或缺的工夫。歷代大儒也把朱子小學作為儒者修身和培養童蒙的基礎功課而大加提倡，《小學》書影響中國社會七百餘年，成為中國文化延傳的重要方式。朱子小學的哲學思想、修養方法及其價值是三代以來的古代小學的繼承和發展，也應該能夠轉化和運用於當代的中小學素質教育，同時，更應該被當代哲學、特別是儒學研究者們認識、研究並身體力行。

### 「中國哲學」概念考

「中國哲學」是中國近代新起的名詞。不過，正如「國學」概念為新起，而「國學」所指中國傳統學術已在中國有數千年之歷史；同此，「中國哲學」所指中國的哲學思想也有數千年之歷史。本文主要考察「哲學」譯名與「中國哲學」概念的源起，五四以後「中國哲學（史）」學科的發展，並在此基礎上討論「哲學為中國固有之學」以及中國哲學之「史」與「論」的相對區分。全文共分五部份：

- 一、「哲學」譯名之源起
- 二、「哲學」與「中國哲學」
- 三、「中國哲學（史）」學科的發展
- 四、哲學為中國固有之學
- 五、中國哲學的「史」與「論」

牟堅  
中國社會科學研究院

李存山  
中國社會科學研究院



楊國榮  
華東師範大學

### 儒學與意義的追問

對精神世界的關注，是儒學的內在特點之一，這種關注同時體現了一種意義的追尋。孔子要求「志於道」，其中已蘊含著對理想的精神世界的追求，後者在心性之學中得到了進一步的展開。從現代的視域看，儒學的以上進路包含多重意蘊。與自我的反思、體悟、感受等等相聯繫，精神世界所內含的意義不僅涉及物件，而且指向人自身之「在」。就對人自身存在意義的思和悟而言，境界或精神世界的核心，集中體現於理想的追求與使命的意識。理想的追求以「人可以期望什麼」或「人應當期望什麼」為指向，使命的意識則展開為「人應當承擔什麼」的追問，二者與「人為何在」的自我反思緊密聯繫，體現了對人自身存在意義的深沉關切。作為傳統的觀念系統，儒學在以上方面的思考既有其歷史的限度，又內含著需要珍視的思想資源，後者在今天對意義世界的追求和建構中，依然具有重要的意義。

楊澤波  
復旦大學

### 做一個現代儒者如何？——兼論儒學研究者的現代角色

現代中國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傳統文化的斷裂，在這個社會中，大學老師只是有知識的分子，從事中國哲學教學的老師也只是儒學研究者。這樣一來，傳統文化中以廣大士人為承擔者的儒學便失去了承載的主體。如何解決這個問題是一個重大的課題。要解決這個問題需要從多方面進行改進，其中首要的一步，是廣大從事儒學研究的人能否將自己的角色進一步上升為現代儒者，自覺承擔起繼承、宣傳儒學的歷史責任。儒學研究者與現代儒者的原則區別在於，前者只是以研究儒學為工作，即把儒學「當飯吃」，後者則真心服膺儒學，以儒學的方式來生活，把儒學作為自己的真生命。不完成這個角色的轉換，儒學承載主體問題便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解決。

### 歐美地區

Bernhard FUEHRER  
傅熊  
University of London,  
UK

### To Know the Sage by Hearing Commentators: Reflections on Exegetical Traditions of the *Analects*

Departing from the conviction that arriving at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original" messages transmitted in the book *Analects* is hard to come by, this article discusses basic considerations regarding our encounter with the *Analects*. It argues for more openness to possible readings of the venerated tradition and a humble approach with a pronounced recognition of the interpreter's lack of knowledge, willingness to learn and fallibility.

### 心性儒學還是政治儒學？新邦舊命還是舊邦新命？——關於儒學復興的幾點思考

本文首先分析二十世紀新儒家在復興儒學上的缺陷。他們的關注焦點是心性儒學。這一關注有兩大問題。第一，他們退讓得太多，在器物 and 制度層面全盤地接受了西方的科學與民主。第二，他們又保守得太多，在已經註定多元的社會下試圖保守一套天經地義、生民共用的道德形而上學。筆者指出，對儒學政治層面的關懷、保守、發展應該是中國文化之同情者的努力方向。在作出這種努力的思想者中，筆者將批評蔣慶所做的政治哲學努力。他認可心性哲學的先天性與普適性，因此他也面臨著與新儒家一樣的問題。他的政治建構，是基於儒家的一個特殊的情境化表達（漢代公羊學），將此種權變當成儒家的基本，並將之教條化、神聖化。另外，他和一些其他人的努力，是建築在中國文化特殊性的基礎上，這使得他們的建構局限於儒家東亞，而失去了儒家政治思考的普適向度。筆者將指出，我們所應回到的，是儒家的哲學精神，並根據新的情勢，從這一精神中演繹出一套適應當代情境的、面對全球問題的儒學政治建構，以達成闡舊邦以賦新命之目的，而不是將「舊命」強加在新邦之上。

## Moral Metaphysics or Political Philosophy?? New State with an Old Mission or an Old State with a New Mission?—A Few Thoughts on the Revival of Confucianism

白彤東 BAI Tongdong  
Xavier University,  
USA

In this paper, I will first show the problems with the twentieth-century New Confucians in their efforts to revive Confucianism. Their focus is Confucianism as a moral metaphysics (*xinxing* 心性Confucianism). This focus has two problems. On the one hand, they have yielded too much ground to the West in that they fully accept the superiority of Western science (in the realm of the studies of nature and the advancement of technology) and Western-style democracy (in the realm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 On the other hand, they want to preserve too much of Confucianism in that they still want to preserve Confucianism as a transcendent and universal moral metaphysics when today's society has become inevitably pluralistic. I want to argue instead that to appreciate, preserve, and develop the political dimension of Confucianism should be what Chinese cultural conservatives strive for. Among those who have made this kind of effort, I will be critical of Jiang Qing 蔣慶 for the following reasons. He, too, accepts the transcendence and universality of Confucian moral metaphysics, and thus faces with the same problem as New Confucians do. The political regime he has constructed is based upon a contextual version of Confucianism (offered by *gongyang* 公羊 scholars in the Han Dynasty). He takes this version (that was specifically designed for particular historical situations) as fundamental to Confucianism, dogmatizes it, and makes it sacred. Besides, his and some others' efforts assume a culture-specific point of view, making their constructions limited to "Confucian East-Asia," and thus making Confucian political thinking lose its universal appeal. I wish to argue that what we should preserve is the philosophical spirit of Confucianism, and we should develop a new Confucian political construction that takes into account the new situations of contemporary world and offers solutions to political problems with which all modern states are facing. By doing so, we can develop a new mission from an old state (or a philosophical tradition), rather than imposing an old mission on a new state (or new states).

### 儒家功夫學說對哲學的啟示

從功夫角度解讀儒家學說可以糾正從西方主流哲學角度解讀儒家所造成的一系列誤解和盲點，同時也可以看到西方主流哲學的一個亟待彌補的重大缺陷。本文從解讀儒家學說的功夫視角入手，例舉西方主流哲學視角所造成的一些盲點和誤解，然後反過來指出，造成這些誤解和盲點的原因在於西方主流哲學迄今為止還受近代理智主義框架的束縛，難以擺脫將主體僅僅看作是認識的主體和作為自由意志的主體，而缺乏對作為生活實踐者的主體的重視。由於這個缺陷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制於西方主流哲學在這方面的概念的貧乏，文章提出應當將「功夫」概念引入哲學，並由此開闢一個功夫哲學的領域。

### What Can Confucian Scholarship on *Gongfu* Inspire Philosophy in General

倪培民 NI Peimin  
Grand Valley State  
University, USA

Reading Confucianism from Confucian *gongfu* perspective allows us to correct misinterpretations and reveal blind spots resulted from viewing i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mainstream Western philosophy. Meanwhile, it also allows us to see a major limitation in the mainstream Western philosophy, which urgently needs to be overcome. This article first illustrates several common misinterpretations of Confucianism, and then, retrospectively point out that the cause of the problems is largely due to the fact that mainstream Western philosophy is still constrained by the framework of modern rationalism, which habitually takes humans as the subject of knowing and choice making, rather than as the subject of all human activities. Since the limitation is to a large degree associated with the lack of proper terminology for anything beyond Western intellectualistic framework, the article will recommend that we introduce the concept of "*gongfu*" into philosophy, thereby open a realm which might be called the "philosophy of *gongfu*."



## Reading Confucianism in the West: Domestication, Manufacture and Reinvention

The eminent anthropologist, Jack Goody, in his well-known *The Theft of History*, has provocatively declared that the West and its attendant Eurocentrism have stolen the histories of the non-West by imposing a teleology that distorts and obfuscates the past. This essay, by rehearsing and responding to some of the most important Anglo-American scholarships on Confucianism, asks first if this Eastern tradition, variously interpreted and construed, has not been similarly purloined, to the extent that it is studied in accordance with Western philosophical categories. Second, while acknowledging that the problems of the employment and appropriation of Western conceptual apparatuses are real, it sees hermeneutic felicity and interpretational cogency not in terms of the retrieval or construction of some pristine entity that is authentic Confucianism, which is a myth, but of inescapable comparisons. In short, to study Confucianism today, in the West or in China, is to perforce engage in some sort of comparative philosophy.

伍安祖 NG On-cho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USA

### 儒家在西方的解讀：歸化、營造與再造

著名人類學家杰克·古迪在著作《偷竊歷史》中指出，西方和歐洲中心主義藉著曲解和模糊過去，竊取非西方歷史。本文敘述並回顧英美有關儒家的的重要學術文獻，探討中國儒學傳統在不同的理解建構下，會否同樣地因按西方哲學範疇研究而遭竊取。此外，本文在承認挪用西方概念存在問題的同時，指出復興或重構儒家的原來本質是虛幻，要詮釋儒家，則無可避免地需要比較。簡而言之，現今的儒學研究，無論在西方或在中國，都必須涉及某程度的比較哲學。

## 新加坡、香港及韓國

### 孔門「儒」學——「儒學」研究的最早先例

無論其性質如何，儒學研究的實際內容無疑繫乎「儒學」和「研究」兩個概念的定義。儒學固然可以視為一門學術，也可以是一種信仰，或個人修身養性的資藉。然而，如此認識儒學，其實乃以功用為判準。由是言之，學術儒學、信仰儒學、修養儒學身份平等，無分軒輊。然而，用有大小、有無之分，再者，三種儒學的研究立場、方法和目的也各有不同。本文先釐清儒學、儒家思想以及儒學研究的分別，再而分辨學術儒學、信仰儒學、修養儒學的異同，最後以孔門為例，說明上述的三種儒學研究在原始儒學萌芽滋長的同時早已在渾然的一體中各自顯露其特色。

### The Learning of *Ru* in the Academy of Confucius: The Earliest Case of the Study on Confucianism

Regardless of its nature, the concrete coverage of the studies on Confucianism is determined by how the two concepts of "Confucianism" and "studies" are understood. "Confucianism" of course can be considered as a field of academic scholarship, or a spiritual faith, or a textual resource for self-cultivation. As such, "Confucianism" is indeed classified in terms of its function and usefulness, and its varieties are ontologically equal. Yet, some functions may be considered more useful in one way or another and thus are accorded greater values, while some others may be regarded to have no practical utility at all. Further, the research orientations, methodologies, and purposes for different varieties of "Confucianism" are not identical. This paper first clarifies the conceptions of the learning of *ru*, Confucian thought, and the studies on Confucianism, then differentiates Confucianism as a field of academic studies, as a spiritual faith, and as a textual resource for self-cultivation. Finally, it demonstrates how these varieties of Confucianism were in fact recognized and practiced in the learning of *ru* even as the very learning itself was being formulated in the teaching of Confucius.

勞悅強  
新加坡國立大學



## 再論中國哲學之身分及研究取向的不同——以「天人合一」為例的綜合探查

劉笑敢  
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哲學在形式上是二十世紀建立起來的現代學科，但它的研究?容卻是兩千年來的儒釋道文化傳統。現代學科的形式和要求與文化傳統的角色和使命之間存在著緊張的關係，甚至會有相互衝突。筆者發現和提出，中國哲學有現代學術與民族文化兩種身分和多種角色，在中國哲學研究中存在著學術研究與現實關懷兩種取向。本文以中國哲學的兩種身分和研究工作中的兩種取向之交織為理論框架，以天人合一的歷史內含和現代討論為實例，進一步討論中國哲學研究的方法和方向問題。希望藉此?明中國哲學的學術研究工作尚有不夠深入、不夠細緻之?，而現代文化重建工作也有不夠嚴謹、不夠系統之弊。這些都有待於我們的進一步努力和改進。

本文一方面梳理上一世紀關於天人合一之討論，另一方面則以及學術界甚少討論的宋元明清以來直接提到「天人合一」一語的文獻入手，說明學術研究和文化重建是兩種不同性質的工作，二者方向、方法、標準都有重要不同，並嘗試就此提出初步的觀察與思考，希望引起同行和同好的進一步思考和談討。

鄭宗義  
香港中文大學

### 合哲學、道德、宗教為一體——論唐君毅、牟宗三的儒學觀

如何理解、定位儒學是當代儒學尋求復興的一項必要工作。唐君毅提出儒學是合哲學、道德、宗教為一體。這其實與牟宗三的觀點完全一致，雖則二人言說、論證的方式不盡相同。但值得注意的是，當他們如此界劃儒學時，同時即是在重新規定「哲學」、「道德」、「宗教」的涵義。此即以哲學的目標在成教；道德的目標在求當下生活的理性化；宗教的目標在亟成對理性化生活的超越的信仰。並且作為哲學的儒學能一方面建立學統以繼往，一方面調適西方哲學以開來；作為道德的儒學能保存儒學為己之學、成德之教的本懷；而作為宗教的儒學則能積極回應西方基督教帶來的衝擊。本文將仔細析論唐、牟兩先生的儒學觀，揭示他們思考的睿見及留給我們的啟示。

### Two Faces of Human Dignity: Mencius and Migrant Workers in East Asia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see what kind of approach the Confucian tradition—especially that of Confucius and Mencius—would recommend us concerning the human rights issues involving the migrant workers in East Asia. Previous scholarship is sharply divided on the issue of whether the concept of human rights is applicable to the Confucian culture of East Asia, but I agree with the position of such scholars as Chan (1999) and Bloom (1998) that the concept of human rights can be found invested in diverse traditions taking different shapes but sharing some core vision. In this paper, though, I examine the Mencian notion of natural human dignity (*lianggui* 良貴) closely and discuss how this notion, arguably involving the concept of desert, makes complicated the Confucian discourse on human rights issues in East Asia. Specifically, Bell and Piper (2005) have argued that the foreign domestic workers in Hong Kong and Singapore had better not be given equal rights or full citizenship, and I interpret their arguments to be partly based on their claim that affective ties analogous to familial love and caring is a more important value than mutual respect between the employer and the employee in the Confucian culture of East Asia. I dispute this claim by providing a nuanced argument emphasizing the importance of respecting other people's dignity in the context of non-familial relationships, but at the same time point out the limitations of the Confucian discourse on this matter by discussing other dimensions of the Mencian conception of human dignity and respect that could actually be used to support unequal treatment of migrant workers in East Asia.

KIM Myeong Seok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 尊嚴的兩面：孟子與東亞外勞

面對今日東亞外勞的人權問題，儒學傳統——特別是孔子和孟子——有何提示？人權觀念是否適用於東亞儒家文化，仍是學界爭議不休的課題。不過，我認同一些儒家自由主義者的說法，認為各類傳統的人權觀雖然形式不一，卻有一個共同的核心觀點：對人性尊嚴的尊重。本文主張，《孟子》的「良貴」觀包含應份(desert)的觀念，並深入探討這觀念如何深化當今人權問題的儒家論述。Daniel Bell和Nicola Piper教授不久前辯稱，香港和新加坡最好不讓外勞獲得公民的權益或身份。然而，這一主張似乎假設一個未經證實的論點：在東亞儒家文化裡，家庭關係的愛與關懷之情比僱主與員工之間的彼此尊重更為重要。我不認同這一點，強調在家庭關係以外仍需尊重人性尊嚴，並指出孟子在這方面的論述的有限。我將探討孟子尊嚴與尊重觀的另一些層面。這些層面可以支持對東亞外勞的不平等待遇。

#### 評論者:

范瑞平  
Philip J. Ivanhoe  
艾文賓  
翟志成  
陳少明  
楊海文

香港城市大學  
香港城市大學  
香港理工大學  
廣州中山大學  
廣州中山大學  
French Centre for Research on Contemporary China (CEFC), Hong Kong